

番外：回家

1

那天之后，我找到了我的女儿。

她躺倒在荒路旁的草垛里，胸口中了弹，血已经干了。

她再也醒不过来了。

2

几天后，我抱着女儿的骨灰，住进了陈钰的家里。

他家不大，墙上挂着他孩子的遗照，一个胖乎乎的小男孩。

在他楼下，就是他的「公司」。摆满了诈骗用的电话，还有多部电脑。二手烟和汗馊的臭味，在楼上都能闻到。

我蹲在地上，给孩子们烧着纸钱。

我边上的男人，轻轻地说了一声「抱歉。」

他是陈钰。

瘦瘦高高的，穿着花衬衫。

他仍然不免愧疚，若当日他早些相信我，或许我的女儿，就不会……

我没有怪他。

接下来，我会带着女儿回国，我会主动去自首。

但是在那之前，我还有一件事情要做。

3

「你知道吗，现在对所有人来说，我已经死了。」我对他说。

是的，当我被从地里挖出来之后，我对陈钰的第一句话便是：

「告诉大使馆，我已经死了。」

他不理解，但还是照做了。

今天，我将告诉他我这么做的原因。

「因为我的死，能让我前夫恐惧。」

「那恐惧是他上钩的诱饵。」

4

还记得先前，我被困在棺材里。

我录了一段话，揭露我前夫，合伙我闺蜜，谋财害命的录音。

本意是通过国内的媒体曝光，让躲在国内的前夫无处可逃。接受法律的制裁。

但是，用陈钰的话说，「时间紧，任务重，实在是腾不出手了」。

他没来得及发给媒体。

时间，回到那日。

我从棺材里被挖出来之后，陈钰载着我，在山路上狂飙，往最近的医院赶。

新鲜的空气涌进车内，我大脑充血，晕眩得几乎要死去。

「没事了，已经没事了。」他踩着油门，安抚我，「快到医院了。」

这时候，他的电话突然响起。他看了一眼，接了起来。

他听了一会。

「是的，人在我车上……」他说。

「大使馆位置在哪啊？不是，我得先把人送医院……」

是大使馆打来的电话。

「对，我知道她是被谁埋的……」

「全部情况？我靠有点复杂啊，你等我捋一捋啊……哦对了！我有个录音，我发给你们你们就懂了！」

就是在那个时候，模糊之间，我猛然意识到了什么。

似乎，大使馆也尚不知晓。

发生的这一切，都是我前夫和我闺蜜谋划的。

机会。

让我前夫，血债血偿的机会！

我半躺在后座，想要让陈钰等一下。

可是，我很难发出声音。

终于，我艰难地按开了安全带，身体从后座重重跌下。

陈钰听见动静，错愕地从后视镜里看我。

他注意到我，在轻轻地摇着头。

他反应过来，挂断了电话。

他停下了车，我喘息了好一会。

「告诉大使馆……我已经死了……」终于，我能够发出声音。

他愣住了。

「还有……那个录音……」我说，「不要发给任何人。」

说完后，我彻底昏死了过去。

5

很幸运，陈钰按我说的做了。

在医院醒来后，陈钰对我说。

他告诉了大使馆，我在送医的路上，没挺过去。

「当然了，他们想要帮助你的尸体回国，给我打了好多电话，我一直拖着……」

「先不要和他们联络了……」我身体虚弱，但还是想起了什么，「这会给你带来什么麻烦么？」

「倒不会……我手机号一大堆，查不到我的。但是……」

「你不让他们知道真相？」他无法理解，「图啥？还想着保护你前夫吗？」

我摇了摇头。

答案是，恰恰相反。

因为通过陈钰的那通电话，我确认了一件事：

当日，陈钰向大使馆求救的时候。

他只来得及告诉他们，我被地方武装给活埋了。

以及武装的势力归属，联系的方式。

至于活埋的原因，幕后的主使……陈钰时间有限，不得不匆匆挂断，赶着最后那点时间，去围堵我的闺蜜。

庆幸于，我在昏迷前，最后做下的那些安排，及时阻止了他和盘托出。

现在除了我和陈钰。

没有任何人知道，我的前夫是真凶！

他还是自由的。

而他的自由，就是我需要的！

6

时间回到此刻。

我们给孩子烧着纸。

我拿着闺蜜的手机。那上面的聊天记录，止步于我和前夫的对话。

我伪装成闺蜜，告诉他：

你前妻的尸体，已经被地方武装，转交给了大使馆。

国内并不安全，回国有很大风险。

说不准，地方武装已经透露出了我们的交易。

跑！越快越好！

来这里吧，硬盘就在我手里。

我们足够做土皇帝。

他想要和我通电话，被我以「你在国内，有可能已被监听」为由，强硬拒绝了。

他确实有所怀疑。

但是……

另一件有趣的事情，如我所料发生了。

我本人的死讯，通过媒体，传到了国内。

那么，地方武装为什么没有隐瞒这个秘密？

地方武装，是否已经供出了我们？！

这一系列的问题，足够让他日夜惊惧。

更加耐人寻味的，是大使馆的态度——因为他们既无法证实，也无法证伪，只能强调，生死尚不明确，正在努力寻找我的下落。

可他早已惊慌失措，在我这里，只能得到更恐怖的解释：

「他们是想麻痹你，在逮捕你之前——否则怎么会这样模棱两可！」

「再不跑，就来不及了！」

手机上，最后的一条，是他出了国门。

他坐着前来接他的本地摩的，赶赴我和他约定的地点。

纸钱焚烧殆尽，只剩下干枯的灰烬。

「因为我的死，能让他恐惧。」我说。

这里的气候，要比国内湿热很多。

不知不觉中，我也习惯了凉鞋和花衬衫。

我坐上了陈钰的车，驶往那个约定的地点。

杀人的地点。

7

天色越来越暗了。

我们约定的那个地点，是一个没有人烟的荒路。

陈钰的车，是一辆老旧的越野车。此刻，我们就停在路旁，安静地坐在车里。

安静地等待着。

说不紧张，那是假的。

我的双手都在微微颤抖。

渐渐地，道路的前方，驶来了那辆本地的摩的。

司机早就收过我们的钱，催促着后座上的男人下车，随即，便头也不回地驶离了。

那个抱着包，下来的男人。

就是我的前夫。

在这荒无人烟的道路上。

只有这辆老旧的越野车，静静地等着他。

「打开双闪。」我对陈钰说。

车灯闪烁。

我的前夫，招了招手，朝我们走来。

然而，这注定是一条让他永生难忘的道路。

在道路的一旁，有一个提前挖好的深坑；

我看见，他惊疑不定地望向了那个深坑。

曾几何时，我也惊恐地在心中自问这个问题：

那是做什么用的？

挨着那个深坑的，还有一块地；

明显被翻过，像是在里面，已经埋过了什么东西，成年人大小。

陆璐就在里面。

就在离他不到几米的地方。

陈钰的车，还在打着双闪。

我的前夫终于警惕起来，他停在那，给我打来了电话。

这是我第一次接通。

「陆璐，下车，让我看见你。」

我能感受到，他的呼吸里都是恐惧。

距离已经很近了，足够了。

我没有说话，拉开车门，下了车。

他脸上的神情，就仿佛见到了鬼一般。

「好久不见。」

我朝他笑起了来。

他惊惧地丢下电话，慌不择路地逃着。

天色昏暗，整片天空几乎要压下来。

他逃不掉的。

8

我的前夫，手脚都被捆着，嘴被胶带粘上了。

后脑勺渗着血，是他转身想逃时，被追上去的陈钰给予的重击。

我探过了他的鼻息，他还活着。

我翻检着他身上的所有东西，证件、手机、钱包……

全部收走后，我用力地拍打着他的脸颊。

终于，他模糊地睁开了眼睛。

瞬间，他剧烈地挣扎，嘴里发出了痛苦的呜咽声。

可是，都是徒劳的。

他双眼流着泪，祈求地看着我。

他很想说话吧，那个时刻，有无数求饶的话，有无数的交易想提出。

只要我能放他一马。

「知道吗，我的女儿，在这里，第一次开口说话了。」我说。

「可是没有人在乎她说什么。」

「没有人肯给她活下去的机会。」

「你害的。」

他流着泪，脑袋在地上碰撞着，像是在给我磕头。

我沉默了好一会。

「你毕竟是孩子的父亲……我毕竟爱过你……陆璐也说过，你的打算，是让孩子活着回国……」我说。

他的眼睛里，爆发了新的生机。疯狂地磕着头，用力地呜咽着。

「如果你诚心悔过，我可以放你一马……」

或许他也没有想到，我撕下了他嘴上的胶带。

在那之后，他仿佛一只受惊的动物，声嘶力竭地，说了无数忏悔的话。

说他对不起我们娘俩，说他不是人，说他没想害死女儿，说他看错了陆璐。

我只是平静地等他说完。

最后，在他惊恐地目光中，重新粘回了胶带。

「嘘——嘘——安静」我安抚着他，「你忏悔得很好。」

「只是，我女儿听不见了。」

「你的忏悔，没有意义。」

9

他沉重的身躯，被我推进了深坑。

执着铁锹，往他身上，填埋泥土。

我特意留了神，所有抛下的泥土，都避开了他的脸，他的眼睛。

我要让他看着自己，一点点被活埋。

他原本还在挣扎，但泥土越来越多，凭他的力气，已无法挣脱。

突然，觉得很讽刺。

原本，这是他给我设置的结局才对。

陈钰在一旁抽着烟，思考着什么。

先前他想帮我搭把手，但是被我拒绝了。

这是我和前夫之间的事，只能由我来完成最后一步。

「真打算回国？」陈钰问我。

他是知道的，回国后，等待我的是什么。

「嗯……我要送女儿回家。」

「我代替你呢？……」旋即，他也意识到了，对于一个母亲而言，陪孩子的最后一段路，只能是她自己走完。

他挠了挠头，叹了口气，「一起回吧。」

我填埋着泥土，愣了一下。

「我也想回去看看孩子了。」他说。

「我的房子，大概率也是保不住了，肯定会被司法拍卖。」我说，「但我这些年的工资是合法的，加一起，也是一笔积蓄。」

「咋还谈钱呢？」

「不全归你，我会给你一个地址——我和女儿，以前住的那个次卧。」

「那房子挺偏的，不值多少钱，帮我把整套房子买下来，加钱也要买下来。」

我说，「收拾干净，让我女儿回到那里吧。」

就好像，时间回到起点。

我还在加班，她还在那里等我回家。

终有一天，我会回到那里。

抱住她。

她等到了我，我重新回到她身旁。

「这要是一直没人住，得积老多灰了。」他挠了挠头。

我看向他。

他踌躇着，「……我打扫收拾也是很拿手的。」

「你确定？你公司和你家乱成那个样子？」

他尴尬地笑起来，「多练练就好了，业务水平总得花时间练嘛。」

「……」

「……」

我们沉默了很久。我回过头，专心地填埋最后那些泥土。

厚实的泥土，再看不到我前夫的痕迹。

只有铁锹翻动的声音。

「……你会等很长时间的哦。」我说。

「嗯，我会在那里等你的。」

很奇怪，明明我们正在活埋杀人，却聊起了未来。

10

……

无人的荒道，被掩埋的深坑。

覆盖上了枯草，无人知晓。

我们乘坐着老旧的越野车，在路上慢慢行驶着。

天色已晚，前路黑暗。

车上的灯却将眼前照亮。

黑夜的尽头，似乎也没那么可怕。

—end

浏览器扩展 Circle 阅读模式排版，版权归 www.zhihu.com 所有